

## 第一章

# 陸沉下的抉擇

### 1

陳寅恪的到來，也使陳序經“一手抓教授”的計劃達到了高潮。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價值。

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該天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登出了“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的消息。該報云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壯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長亦出其門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為我國罕有之榮譽……陳先生以史學馳名海內外……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公認。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膺院士之選”云云<sup>[1]</sup>。這是陳寅恪在嶺南大學第一次正式亮相，評價之高，甚為少見。除了“一九四二年”這個時間及“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這一點與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評語很貼切。

從陳寅恪抵粵第二天校刊即登出消息此點去分析，陳寅恪遠在上海時，陳序經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對陳寅恪的行蹤了如指掌。

陳序經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請陳寅恪？從五十年代初陳寅恪填寫的

---

[1] 見1949年第91期《嶺南大學校報》。

，以作研究之資料，將來結果，希望對於中國村橋事者，能有相當貢獻云。

## 前校長晏文士博士 在美車傷逝世

△陳代校長致電家屬唁慰▽

前一九〇七年，本校校長晏文士博士，於八月八日在美經過馬路時，不幸為汽車撞傷致命，垂危傳來，本校同人咸深感悼。查晏博士為一科學專家，曾於一九〇三年奉派來校擔任物理教授，領導學生研究科學發生興趣，其為最早，為人熱心教育，主持理科部門，辦事認真。一九〇六年升任副校長，翌年首任校長尹士嘉博士四屆則由孫繼任校長職務，（此為本校第二任校長）在任內，對校舍之增建，頗致優良教授，及添置儀器多所建樹，對校務之發展，尤不遺餘力，至一九二五年休職返美，服務本校共達廿二年，其定本校之基石，及造就不少中國科學界領袖人才，厥功甚偉。返美後任著名約翰哈堅士大學顧問及普蒙那大學校長多年，及本校校董，在美仍為我國文化宣傳多所盡力。今遺不測，不但不被痛失元勳，亦科學界之一大損失，本校陳代校長親往其家屬唁慰，將在校內舉行追悼，以表哀思云。

## 為國家作育人才

### 文院添聘教授多位

||名教授陳寅恪等

將應聘到校教授

本校文學院為國家作育起見，特向國內

廣為延攬教學人才俾學子輩輩得資培植，查最近名教授陳寅恪，張純明，李祈先生等已應聘先後來校擔任教授，本校員生極表歡迎，查陳教授為名詩人陳散原先生之哲嗣。曾在巴黎柏林各大學研究，精通十餘國文字。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壯年即享盛名。民十五年，與吳宓趙王國維趙元任三先生同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教授（本校王力阮真亦出其門下）。迄今共任清華教授廿餘年。中間有一年（一九四二）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為我國罕有之榮譽，終以健康關係歸國。陳先生以史學馳名海內外，尤精於隋唐史；同時以家學淵源，又精於唐詩。且以精通梵文之故，又常講授佛典翻譯文學。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公認。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膺院士之選。張純明教授為美國伊利諾大學

博士，曾任南開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及政治學系主任七年。歷任行政院參事，世紀評論總編輯等職。現任本校歷史政治系教授。李祈教授為金陵大學文理學院文學士，英國牛津大學文學碩士。歷任國立湖南大學，國立師範學院，江蘇省立江蘇學院，及國立浙江大學等教授。李女士係中英庚款派留英第一屆公費生。其著作有「華英華斯及其序曲」，「英國文學」二書。現任本校外國語文系客座教授。

此外尚有經濟商學系及中國文學系教授數位在洽洽中云。

## 英中基會派員訪校

||史利特任務完畢返英

查在英國設立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

1949年第91期《嶺南大學校報》介紹陳寅恪的消息

有關表格所反映，陳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達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陳寅恪在嶺大領最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嶺大數學系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迫交待這樣的“問題”：他自到嶺大之日起便每月領取特別津貼港幣一百元，一直領了兩年多<sup>[1]</sup>。以此推論，陳寅恪每月所領取的特別津貼也不應少於港幣一百元。

至此，在陳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遊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淒苦的大師邁入第六十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裏。

看看同一時期珠江對岸廣州市的情形，對此會有更深的感受。

1948年底，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分崩離析，各類機關紛紛南遷。廣州雪上加霜，社會動盪，物價飛漲，多遭受一層大潰退前夕的浩劫；南國各院校的教學秩序接近癱瘓，“反飢餓、反迫害”等罷教罷學風潮迭起。

1949年1月13日，以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孔德為首的中大教授，聯名向當局發出“因生活悲慘，要求依照最近調整待遇發薪，限十五日十二時前清發兩個月，否則全體罷考（按：即不給學生出考題、批考卷）”的警告。

2月2日，因物價上漲，員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學教授會全體教授向當時的教育部負責人陳雪屏請願，要求一次性透支3至7月份的薪津。

3月5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從該天起實行罷教並“總請假”達二十四天。

5月中，中大教授會向社會發出快郵代電云：“懇請代總統、院

---

[1] 見《姜立夫生平檔案》。

長、部長准予借支生活費三個月……另每人疏散費二百塊銀元。”

最令輿論震驚的是，同在該月，中大教授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門前掛起了“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的大字招牌，當街將首飾衣物、圖書字畫等當場拍賣，情景十分之淒涼。時人評之為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醜聞……”<sup>[1]</sup>

雖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的景況卻有天淵之別，此為陳寅恪之幸抑是時代之不幸？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嶺表風物的陳寅恪，已開始將全副身心交給嶺南大學。第一次透露陳寅恪即將授課消息的是 1949 年 4 月 20 日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在“下學期各院系開設科目”中，有這樣兩欄——中國文學系：白居易詩；歷史政治學系：唐史。此兩課程為陳寅恪所開無疑。嶺南大學的歷史專業一向很弱，沒有獨立的歷史系，故歷史與政治合為一系。有此原故，在陳寅恪的教學生涯中便出現了這樣的現象，選修陳寅恪所開課程的學生很少，有兩個學期甚至只有一個學生在聽他的課。聽課人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總共只有二三十個學生，大部分人選讀的還是政法專業<sup>[2]</sup>。所以，五十年代廣東知名的歷史學家杜國庠曾與選修過陳寅恪“唐代樂府”一課的嶺大學生胡守為開玩笑，“你恐怕算是一個最高價的學生了”。意謂嶺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導個把學生，該學生也可稱“最高價”了<sup>[3]</sup>。

往深一層看，這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在這個裂變時期的一種悲哀。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

[1] 參閱《廣州百年大事記》、《中山大學校史》。

[2] 據嶺南大學五十年代初學籍檔案記錄，1950 學年（1950 年 9 月至 1951 年 7 月）歷史政治學系歷史專業只有兩個學生畢業；1951 學年則一個也沒有。另據嶺南大學學生胡景釗回憶，“嶺大歷史專業在四九年前後幾年的確無人畢業，直到五一年才有我和同學張觀富兩人畢業”（1997 年 4 月 17 日）。

[3] 據胡守為回憶（1993 年 7 月 3 日）。

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陳寅恪前半生涉獵的學術領域繁雜，公認已作出卓越貢獻的便有佛教經典研究、中亞古代碑誌及古語言研究，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已顯現陳氏學術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為歎息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後人的東西，與他淵博的知識系統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僅意味著陳寅恪尚可以開掘更多的領域，對歷史與文化有更多精闢獨到的發見；它還意味著當文化的豐厚與歷史的沉澱因人生機緣凝聚於文化大師一身時，大師身後，後人竟無法繼承其遺產的幾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過大師這一座碑石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的碑石不知將在何處出現……

實際上，當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經感覺到了這一點。在陳寅恪的晚年，順應極“左”思潮，中山大學一直沒有放棄改造陳寅恪“唯心史觀”的努力，但一個憂慮的問題一直壓在學校決策者的心頭：怎樣才能把陳寅恪的東西學過來。於是才有了以後一連串飽含著淚水的故事。



嶺南大學的活動中心“小禮堂”（懷士堂）

嶺南大學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為陳寅恪提供了一個“世外桃源”，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後學跟隨文化大師承襲學問與學業，這是歷史一個深深的遺憾。即使是辦學妙手陳序經也無法挽回這個遺憾。遠離“國共”大決戰的中心，偏於南隅的廣州，意外地出現了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嶺南大學這塊綠洲，卻不能使陳寅恪在這裏尋找到更多的後代學術知音，這也是嶺南文化一個深深的遺憾。在未來，後世的嶺南人將會為這一歷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歎息。

而在1949年，沒有誰意識到這一點。陳寅恪似乎很快適應了這塊土地，似乎喜歡上這座康樂園。

## 2

不過，現實世界並沒有世外桃源。

河北岸的廣州，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其中有兩個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在此時變得異常重要的兩個職務。一為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一為葉公超代理胡適任外交部長。杭立武，安徽滁縣人，十九歲畢業於金陵大學，二十二歲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二十八歲任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以後即投身政界，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是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與“搶運兩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議者。葉公超，原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出任過外國語文學系主任一職，陳序經和陳寅恪，與葉曾是同事又是熟人。

在這段風雨飄搖、很多人都想遠走異鄉的日子裏，杭立武一直未遺忘在嶺南大學的“二陳”。他曾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一直沒有答允。杭立武同樣懂得“二陳”的價值，多次碰釘子後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在解放軍的大炮已震撼南粵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著“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徐堪最後一次急匆匆地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陳序經攤牌，

要陳序經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與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當即回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杭立武帶著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概有即時兌現之意<sup>[1]</sup>。

這一針鋒相對的場面，多年來一直不為世人所知。

陳序經的回答自然是氣話。他不可能給陳寅恪十五萬港元，他也沒有給陳寅恪蓋新房子。不識時務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最後也不明白，“二陳”兩人人生的價值取向，遠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錢、房子所能衡量。從杭立武多次勸陳序經動員陳寅恪出國這一點來看，可知此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對陳寅恪有著多麼大的影響力。

若從忠心對君的角度看，杭立武、葉公超等人對自己所服務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還在為國民黨認為必須要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出境護照。換句話說，直到這時“二陳”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有機會。但陳序經與陳寅恪，顯然始終都不屑這種機會。

10月14日下午5時許，最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藥炸毀了溝通廣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橋，無辜市民死傷近千，在廣州的歷史上留下了罪惡的一頁。一個小時後，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廣州市。

陳寅恪堅決不出國有著很深刻的原因，這裏暫且不提。陳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許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堅決不出國這一點，幫助他渡過了在極“左”路線下面臨的許多次難關。陳寅恪也沒有料到他身後的十多年間，關於他是否想去台灣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筆墨論戰。當政治浮躁的煙塵漸漸被拂去，陳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便閃現出最樸質的文化靈光。

難以想象，如果在1948年陳寅恪的生命中沒有陳序經的出現，陳

---

[1] 1962年4月《陳序經談高校工作和知識分子等問題》，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檔案。

寅恪晚年將會漂向何方？

陳序經，海南島文昌縣人，1903年生。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28年獲美國依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嶺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次年重返嶺大。1934年起任南開大學教授，並主持“南開”經濟研究所及政治經濟學院。到1948年為止，共在南開服務了十四年（內含西南聯大八年）。縱覽其一生，陳序經是個永不失厚道與雅量的教書匠。他對東南亞史研究的聲譽，他出國留學的經歷，以及他出生的籍貫，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雲的機會。在三十年代的廣東，同為“嶺大”校友的林雲陔，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數次勸時在學校教書的陳序經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一職，為陳所拒。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在廣東碰到同鄉陳序經，力邀陳擔任駐泰國大使，並云“以君之聲望，定能受到暹羅華僑的歡迎”。陳再拒。1949年國民黨組織“戰時內閣”，有意讓陳擔任教育部次長，陳三拒。

這位一生淡泊官場名利的教授，卻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一句口頭禪：“我是為教授服務的。”知人知心，優容雅量，是他從事管理的宗旨。這一點，早在他擔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便已名聲在外了。當時法律系主任是燕樹棠，其時燕在中國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個特點，甚少當律師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難，燕樹棠只好親自當街擺賣家私雜物，引起轟動。陳序經知道後，設法給燕樹棠送去錢，還打恭作揖懇求燕氏“以後不要再當街擺賣了，沒有錢可以告訴我一聲”。一時傳為趣話。

正是這種過人的器量與待人摯誠的吸引力，令陳序經在1949年前後創下了好幾個值得一書的奇蹟。前文提到的中國放射學權威謝志光，其時正去意彷徨，陳序經三番相請，結果謝志光不單自己來了，還帶動了一批醫學專家南下廣州。前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驊之命將數學研究所轉移到台灣，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灣待了半年。當陳序經從其家屬處得知姜立夫有離台意



五十年代嶺南大學極負盛名的兩位教授姜立夫（左一）、陳寅恪（左二）及其夫人與校長陳序經夫婦（右一、右三）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前留影

時，即寫信邀姜立夫回大陸，並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為由離台到達香港，陳序經立即請姜到嶺南大學執教。自述“一不懂廣東話，二不信基督教，和嶺南環境不相宜”<sup>[1]</sup>的姜立夫，就這樣留在了廣東。

因為姜立夫的到來，陳序經在嶺大新設了數學系，聘姜為主任。這位公認的中國數學界現代數學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種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研究院。院中有兩位老導師的經歷給了他很深的刺激。這兩位導師年輕的時候美國尚未有高等數學，他們到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立志為美國研究高等數學。最後用了三十年時間，將高等數學從德國搬到了美國。姜立夫也立志要將數

[1] 引自1952年姜立夫“自我檢查”，見《姜立夫生平檔案》。

學從美國搬回中國。192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國，在南開大學育才二十八年，桃李滿天下<sup>[1]</sup>。

姜立夫從台灣返回大陸，影響很大，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全體同仁聯名發來慰問電。五十年代初，國家籌建新的數研所，所長一職首先考慮姜立夫。時姜立夫已經六十歲，他在1950年赴京時以年老力衰親自向郭沫若面辭。

姜立夫自台回大陸，對一個人同樣有重大的影響，這人便是陳寅恪。許是曾經同為“西南聯大”教授，同是終生服膺“超政治、純技術”（姜立夫語），這段時期姜、陳兩人多有來往，交談甚為投契<sup>[2]</sup>。

這就是身處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在1949年能強烈感受到的身邊四周特有的氛圍。它有助於我們探尋陳寅恪與陳序經的心路軌跡，以及這兩個學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礪的撞擊點。

僅僅用愛國一詞，已無法概括深植在“二陳”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文化意蘊。也不足以解釋那種對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戀。

抗戰時期，有關當局明令各大學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陳序經堅決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sup>[3]</sup>。最後還是由張伯苓出面說情，陳序經沒有“入黨”，院長還是繼續當。

---

[1] 見《姜立夫生平檔案》之“自述”。

[2] 在探尋陳寅恪1949年至1950年之際對前途的選擇時，應注意到姜立夫的抉擇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同時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對照樣本。姜、陳關係的淵源，顯然比以往學界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1956年陳寅恪在填寫《幹部經歷表》時，將姜立夫列為自己三十歲前後留學哈佛大學這段經歷的證明人（見前列“本人簡歷”表），同時又以“主要的社會關係”列出之，以陳氏史家的意識與晚年言及社會關係時的小心謹慎，此“證”與“標明關係”，不是隨意之舉，應有深意。在五十年代中期後，廣東當局在學界優禮“國寶”，往往陳、姜並舉；一些要員或鉅公巡視康樂園，若欲過訪“國寶”，也必循陳、姜兩府而往，已成慣例。從陳寅恪這方面看，這些都意味著絕不苟且的陳氏，是認同姜立夫為“同類”，足可“為伍”。另又有以下背景可資參考：據陳美延回憶，姜、陳兩家在此後十數年的關係相當親密，兩家夫人的情分基本不分彼此。姜夫人時常上門找陳夫人分享家事，故此姜家發生了些什麼，陳府這邊很快也就知道了。此外，姜、陳作為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的頂級教授，兩家夫人在校園家屬中卻為人謙和簡樸，至今仍讓一些知情者懷念。

[3] 參閱《笳吹弦誦情彌切》第14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直到 1967 年含冤而逝，陳序經還是一名“無黨派人士”。

1953 年，新加坡醞釀籌辦南洋大學，有意聘請陳序經為校長。中共華南分局書記陶鑄知道此事後，贊成陳序經赴新加坡辦學，陳序經卻搖頭。事後陳序經對其子女說，從南洋歸國，其父就告誡他從此要為國家的教育事業盡心盡力，這段囑咐他銘記終身。南洋大學最後請了當時居住在美國的林語堂出任校長。林語堂舉家去了新加坡，結果卻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語堂以校長名義籌辦南洋大學，終因與學校“執委會”意見相左，不得不在 1955 年 4 月辭職。<sup>[1]</sup>

終其一生，中國傳統賢者“恭寬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陳序經身上有很鮮明的體現。但正是這位謙謙君子，在三十年代卻是力倡“全盤西化論”的得力猛將，名字與胡適等風行一時。數十年來，“全盤西化論”一直遭到社會的痛詆與圍剿，今天已沒有必要“為賢者諱”。陳序經很特別的一生與其很複雜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觀與歷史觀，可以說得上是二十世紀中國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義上，這一典型永遠有啟迪與值得探尋的作用。

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學，流傳著這樣幾則無法證實的軼聞：其一，某次陳序經與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才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倒車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倒車了。陳序經聞言只是笑笑。其二，某日陳序經與陳寅恪同席吃飯，陳寅恪知道陳序經習慣用筷子，便笑著說，陳校長的“全盤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盤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來陳寅恪大半生已養成習慣，喜歡吃牛油、麵包、牛奶等，故有此噴飯之語。

自然，這都是學者間的幽默趣事，不必當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陳”在個性上的差異及在文化同歸之前殊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使文化與人這類形而上的話題顯得分外親切與分外有魅力。

---

[1] 參閱《大成》雜誌（香港）第 30 期有關文章。